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征文选登

时隔40年 再圆大学梦

盛华平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时隔40年,我能再圆大学梦。今年3月,我第二次上大学,进入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政经班学习,聆听大学老师的授课,望着头发花白的同学,往事涌上心头。

我的理想:上大学当解放军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我在队仪式上发言:“刻苦学习,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的理想是:上大学,当解放军。”然而,小学四年级时文革爆发,学校里刮起了“读书无用论”的妖风,我迷茫了,读书难道没用?班主任孙老师却对大家说:“孩子们要记住,读书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不能放弃。”孙老师的话一直伴随着我从小学到高中。

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在坦克新兵连,连长指导员很器重我,让我当文书。新兵连分配时,我要分配到坦克修理连学习技术。除了学政治,我的休息时间全用来学技术,学习坦克驾驶、修理技术。白天跟着老兵修车,钻入坦克车内,全身从头到脚全是油腻。我逐个辨认零件,修理拆卸时记得每个环节。由于坦克车体内窄小,操作时手脚擦伤是常有的事。晚上熄灯了,我打开手电在被窝里写日记,在书上找答案。由于我虚心好学,不懂就问,积极要求进步,并且做好不留名,不久便成为了连队的学习技术标兵。

1978年改革开放了,全军指战员掀起了“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的热潮。



这年我双喜临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晋升为坦克兵军官。第二年,部队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指示,为了实现专业化、知识化、现代化,组织上决定安排我上大学深造。

军校深造:刻苦攻读书本

我所在的部队共有12名新提拔的干部上大学深造,分别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装甲兵技术学院。临行前,我们到党委会议室开会,部队领导作动员时要求我们:刻苦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圆满完成学业。

装甲兵技术学院有我们6个学员大队,另有一个专门培训亚非拉国家军人的外训大队。我所在的二大队是专门培养教员的大队,专业是坦克车体。说实在的,学习生活很苦,尤其对一些基础较差的学员来说,苦且心累,但是我们齐心协力,也非常努力,苦并快乐着。因为我们住得相当好,学员4个人一间,房间

相当大,里面有暖气,条件相当好,在我眼里是宾馆级别的。

学院在北京长辛店镇,离卢沟桥3里地。我常常晚饭后出去散步,每当走到卢沟桥,我就热血沸腾,一股奋发学习、报效祖国的激情油然而生。在军校学习期间,我有幸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故宫等北京名胜古迹,感受到了皇城古都的灿烂文化。我修完了大专的所有课程,取得优异的成绩,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学习任务,也为今后我的工作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回到部队后,我担任了连队的技术主管,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战友,带领战士们完成了坦克修理等保障任务。

学无止境:宣传宝钢作贡献

宝钢投产前,我转业到了宝钢总厂,在宣传部从事新闻宣传工作。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富有挑战的岗位。我认真学习新闻写作,提高党建理论水平,以十分的

热情、百倍的努力,投入到新闻宣传工作中,特别是写作水平有了长足提高。我被《光明日报》聘为特约记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中央和上海的50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稿件,为宣传宝钢作出了一份贡献。

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任基层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党总支书记等职。尽管岗位不断变化,学习新知识从不间断,工作得心应手。在工作生涯的43年里,我获得了上海市优秀宣传个人、上海市军队转业干部先进个人、宝钢集团优秀共产党员等60多项各类荣誉。

再上大学:传播社区正能量

第二次上大学,我在环境优美的上海市老干部大学教室里读书,看到鹤发童颜的老领导们,心情舒畅。学友老范带领我,每次从宝山赶到市乘一个多小时地铁,在校学政治、学理论、学文化。回家写日记,写心得体会,学普通话,提高演讲水平。我感到这样的日子,很充实、很幸福、年轻了,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40年前,实现了我的理想:读大学,当解放军;40年后,我第二次上大学,实现了人身的华丽转身。在老干部大学里,我向老领导们学习,结合在校读书和社区服务,把老师传授的知识整理成文,与社区党员群众分享。我为能“发现新闻写稿,传播社区正能量,当好友谊宣讲人,传递党的好声音”而感到其乐无穷。

光荣退休

集团总部

徐惠福 黄建飞 卫黎华

宝钢股份

梁云川 周金宝 胡年芬 唐永明 陈佳美 彭 岚 沈泽团 沈 懿 张文杰 张瑞莲 方 瑾 刘素兰 徐继甫 何庆根 乐金涛 郭月龙 谭 敏 陈建宗 王 亮 张林根 郭尽然 陈国庆 顾允祥 潘奇恩 王学文 许国庆 王锁龙 王宝根 陈大庆 牛解原 陆 敏 孙伯根 钟志平 徐世云 柳海滨 尹 平 陆凤华 黄 敏 仲志红 张水花 彭正海 赵瑞祥 石爱民 房著义 巢文庆 陈继隆 刘 坚 范龙旗 吴民兴 程 颢 钱明辉 张兴建 陈玉林 高丽红 姚国庆 何乔保 严顺宝 居 鸣 董建跃 秦自华 石庆忠

宝钢股份梅山基地

汪泽霞 徐 辉 吴 进 林其凤 杜家明 孙国泉 赵昌泉 耿国强 杨少林 臧 萍 戴昌琴 严 霖 齐 跃 郑翠华 徐月红 张正荣 蒋金妹 刁秋萍 龚邦峰 刘立康 方卫宝 董建平 郑菊兰 杨陆生 朱治荣 邓康春 赵 秀 王爱华 叶明云 孙永亮 李久生 郭贤辉 施 裕 徐明祺 曾德平 郑丽华 朱彩红 徐敏华 马小园 吴金宝

解先文

一浦五联合党委

石玉林 周龙祥 周海洋 王厚杰 王守泉 顾志慧 杭邦卫 钟卫红 徐 琼 陈荣孝 王 毅

宝钢发展

陈 伟 张同铃 谢国荣 陈国平 李顺根 赵仕元 张学臣 蒋剑麟 田建华 沈 燕 曹 敏 郝亚弟 王 璐 朱金兴 陈海忠 施玉飞 徐 明 卢锦徽 严佩芳 宋再霞 许文东 倪 融 周建民 沈光国 谭建青 张叶梁 范增荣 黄锡龙 孙 娟 顾颖珏 成玉平 朱文宝 庄云建 曹逸鸣 陈 伟 孙鸣民 王庆良 印佩芳 顾福铭 王天明 邹志勇 朱 黎 魏国平 朱国庆 陆起高 严志平 顾智英 朱爱英 施 雄 徐福生 龚宏兴 陈惠琴 吴德明 陈建龙 张东兴 鲍学武 潘惠忠 朱建芳 张永兴 徐育成 俞善友 刘红昌 沈燕华 沈耀松 钱惠明 范国庆

宝钢工程

朱全顺 丁 凤 王朝利 环志欣 陈 平 徐恺林 刘松江 蒋 锦 李 涛

宝钢特钢

杨智豪 宋 瑾 居建忠 李天维 王秉建 孙建平 龚彩萍 宋淑萍 黄静芬

宝武冶金

袁文萍

宝钢不锈钢

廖振全 张建斌 张 宏 浦旭强 李金荣 陆 萍

韶关钢铁

梁世标 巫凌云 罗真发 邱健刚 潘玉勤 颜国文 潘紫星 陈建国 陈天福 邓建军 骆耀林 欧桂芳 周 俊 黎孔清 易中广 罗拥军 董世华 李志强 黄展熙 梁传金 卢秀坤 朱伟玲 张锦丽 谢炳华 吕秀英 莫志成 潘振权 温德如 阳友元 向春群 吴春兰 陈冬梅 秦 红 曾建平 罗奕娟 徐继红 钟小华 潘秋娟

宝信软件

李志云

人在旅途

三游善卷洞

金国范

据古籍《慎子》记载:传在4000多年前,舜以天下让诗人善卷,但他无意即位,乃入山隐居于此,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冠为洞名,故在国内洞穴中属元老之一。

善卷洞分上中下三层,下洞与水洞(别称后洞)相通。1934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在我国目前发现的众多溶洞景点中,历史悠久故闻名遐迩。它位于江苏宜兴城西西南约25公里的祝陵村螺岩山上,面积5000平方米左右,长800米。洞穴之间互连,景色各不相同,宛如一座地下宫殿。

首次入洞

1965年,因解决两地分居,我有幸从鞍钢调到上海工作。为弥补新婚未及蜜月之旅,故返沪不久就选择善卷洞游览以遂心愿。彼时交通不甚方便,从沪至善卷洞,得先于无锡过夜,次日再乘去宜兴长途班车始能到达。

游时从中洞进入,有一巨大钟乳石,高一棍子打下去,只听见黄鼠狼吱吱声,从鸡背上滚落在地,我紧接着又是一棍下去,黄鼠狼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那只失去了方向的芦花老母鸡,歪垂着黄鼠狼咬得似断非断的头颈,仍在扑闪着翅膀打乱转。

阿光伯伯看我打死了街鸡的黄鼠狼,要赶紧过来看,原来正是他家的鸡,他边谢我边把鸡拿回家去杀了。第二天他还给我送来了一碗红烧鸡肉,村上人亦夸我看鸡看得好。

再次游洞

再次游玩善卷洞已是退休退休,时光流入新世纪,她的初中友组织集体活动游宜兴,我作为家属陪同一起前往。30多人的团队,包了辆旅游大巴,驶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方便、舒适、快捷,边观沿途景色,边相互交流,仅三小时稍多就抵达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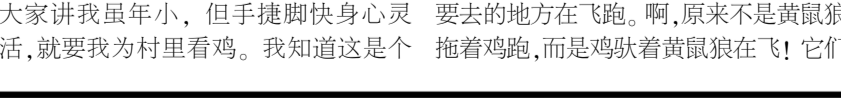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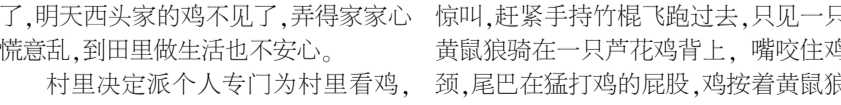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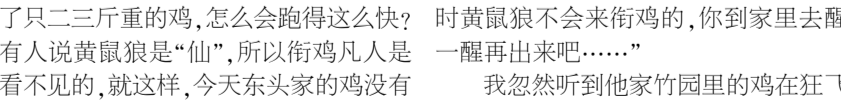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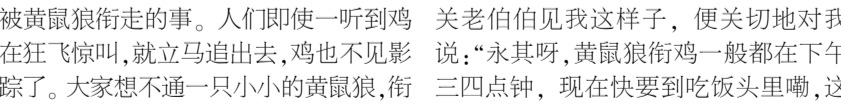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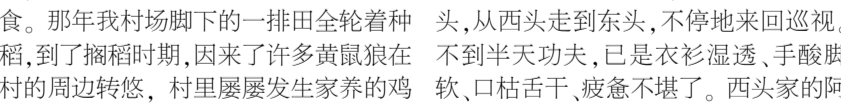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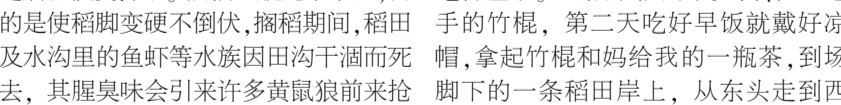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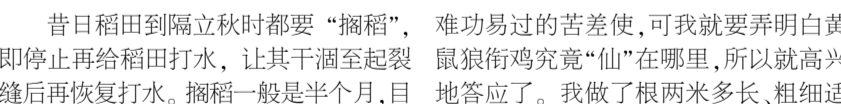
后记

一个景点,半个多世纪里游三次,那是不多见的。画家刘海粟十上黄山,另当别论。

旅游是读一本大自然的奇书,古言“温故而知新”,只要心存探索,就能发现不同的景致、获取不同的心得。

湖光山色秋意浓

钱敬穆 摄



诗词咏怀

秋之果

梅开沃土

风来的季节 在时光的隧道里摇曳 抖落一地灵感 单调的层林丰满了颜色 谷穗金黄稻米飘香 农家粮仓又添硕果 新世纪的秋天 没有后主李煜笔下的愁肠百结 也没有李清照笔下的相思深锁 串在诗行的音符弹出喜悦 片片落叶舞动曼妙的舞姿 灵动的彩色吟唱古老的歌 滔滔江水涌动秋波 映照流光溢彩满船笑靥 悄悄的收集欢声笑语一摞摞 珍藏的季节的角落 慢慢的品味 品味这份沉甸甸的收获

观菊展

范永祥

金秋菊韵倾城艳, 共青森林公园展。 展示意境密相配, 迷人靓丽风景线。 多彩奇景魅力现, 菊耀盛世喜眼。 最美赏菊如诗游, 四溢花香入心间。

菊花

远方

子夜秋风起, 霜曼遍地黄。 虽无娇艾颜, 却有冷香芳。

登佘山

郑振国

品秋犹须步山径, 七十小弟伴我行。 浅酌低吟枫林醉, 山水无言气韵灵。 盛世助我高寿龄, 登上佘山瞩美景。 俯看上海遍地新, 遥望中华万簇锦。

往事钩沉

破解黄鼠狼衔鸡之谜

朱永其

昔日稻田到隔立秋时都要“搁稻”,即停止再给稻田打水,让其干涸至起裂缝后再恢复打水。搁稻一般是半个月,目的是使稻脚变硬不倒塌,搁稻期间,稻田及水沟里的鱼虾等水族因田沟干涸而死去,其腥臭味会引来许多黄鼠狼前来抢食。那年我村场脚下的一排田全轮着种稻,到了搁稻时期,因来了许多黄鼠狼在村的周边转悠,村里屡屡发生家养的鸡被黄鼠狼衔走的事。人们即使一听到鸡在狂飞惊叫,就立马追出去,鸡也不见踪影了。大家想不通一只小小的黄鼠狼,衔了只二三斤重的鸡,怎么会跑得这么快?有人说黄鼠狼是“仙”,所以衔鸡凡是看不见的,就这样,今天东头家的鸡不见了,明天西头家的鸡不见了,弄得家家心慌意乱,到田里做生活也不安心。

村里决定派个人专门到村里看鸡,大家讲我虽年少,但手脚快身心灵活,就要我为村里看鸡。我知道这是个

难功易过的苦差使,可我就要弄明白黄鼠狼衔鸡究竟“仙”在哪里,所以就高兴地答应了。我做了根两米多长、粗细适手的竹棍,第二天吃早饭就戴好凉帽,拿起竹棍和妈给我的一瓶茶,到场脚下的一条稻田岸上,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走到东头,不停地来回巡视。不到半天功夫,已是衣衫湿透、手脚脚软、口枯舌干、疲惫不堪了。西头家的阿光伯伯见我这样子,便关切地对我说:“永其呀,黄鼠狼衔鸡一般都在下午三四点钟,现在快要到吃饭头里啦,那只黄鼠狼不会来衔鸡的,你到家里去醒一醒再来吧……”

我忽然听到他家竹园里的鸡在狂飞惊叫,赶紧手持竹棍飞跑过去,只见一只黄鼠狼骑在一只芦花鸡背上,嘴咬住鸡颈,尾巴在猛打鸡的屁股,鸡按着黄鼠狼要去的地方在飞跑。啊,原来不是黄鼠狼拖着鸡跑,而是鸡驮着黄鼠狼在飞!它们

正好朝我面前而来,我早已举棍过头,说时迟,那时快,我对黄鼠狼的脊背狠狠地一棍子打下去,只听见黄鼠狼吱吱声,从鸡背上滚落在地,我紧接着又是一棍下去,黄鼠狼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那只失去了方向的芦花老母鸡,歪垂着黄鼠狼咬得似断非断的头颈,仍在扑闪着翅膀打乱转。

阿光伯伯看我打死了街鸡的黄鼠狼,要赶紧过来看,原来正是他家的鸡,他边谢我边把鸡拿回家去杀了。第二天他还给我送来了一碗红烧鸡肉,村上人亦夸我看鸡看得好。